

# 唐代豪侠小说中的武功描写及其社会背景

林宪亮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唐代之前文史作品中的侠客只有侠义行为,而没有表现出高强武功,因而他们行侠仗义时常常不能自保。而唐代小说中的侠客却有着极为高强的武功,他们既能游刃有余地行侠仗义,又能够全身而退。由此,侠客演变成了武侠,对后世武侠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小说中侠客拥有高强的武功,除了小说家有意识地虚构外,还与唐代社会尚武的风气及武术与宗教的广泛传播有关。

**关键词:**唐代小说;侠客;武功;社会背景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2-0042-04

侠客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先秦两汉时期的侠客主要以侠肝义胆而著称,但并不以武功见长,所以他们在行侠仗义时,常常以伤害自己甚至牺牲生命为代价,结局是悲壮的。而唐代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侠客普遍具有了高强的武功,如轻功、飞行术、剑术等。“高强武功”与“侠义思想”结合成一个整体,侠客便演变成了武侠,这是唐代豪侠小说的重要特点,并对近代以来的武侠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豪侠小说中出现了许多高强武功的描写,这与唐代社会的特殊性息息相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唐代由于胡、汉民族之间的交融,而在社会上形成了尚武任侠的风气;武术在唐代被统治阶级所重视,由此引领更多人习武,并为小说家提供了武功素材;多种宗教在唐代被广泛传播,宗教的教义和宗教故事为武功描写提供了借鉴。

## 一、唐代豪侠小说中的武功描写

中国古代小说在唐代便开始了有为之的阶段,进入了文言小说创作的繁荣期。在唐代众多小说中,表现豪侠精神的占据了重要地位。《太平广记》“豪侠”类小说共25篇,唐代豪侠小说就占了24篇。在唐代豪侠小说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侠客大多有了高强武功,这与唐代之前的侠客普遍缺乏武功截然不同。“自《史记》之后,侠的道德评价体系基本确立;自《汉书》始,侠的

基本行为模式大致形成。”<sup>[1]</sup>唐代小说中的侠客不但继承了唐前侠客的侠义精神及其行侠模式,而且还发展了唐前侠客所不具备的高强武功。唐代小说中的侠客由于普遍拥有高强的武功,所以在行侠仗义时不再以伤害甚至牺牲自己为代价,而是表现得游刃有余。高强武功不但成为侠客行侠的基础,而且还颇令读者喜闻乐道和神往。唐代豪侠小说中的侠客所擅长的武功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 (一)轻功

轻功是唐代豪侠小说中侠客最普遍擅长的武功,特点是动则疾如脱兔,跃则捷若猿猴,静则若闺中处子,轻则如鸿之羽毛。唐代侠客利用这种飞檐走壁、壁虎游墙的功夫,不但可以轻松翻越高墙大院,甚至还可以神出鬼没地出入戒备森严的皇宫官府,常令对方甚为恐惧。裴翎《传奇·昆仑奴》(本文所引唐代小说,皆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时人编《全唐五代小说》为准,以下不再注明)中,描写了一位具有高强轻功的侠客——磨勒,他为了成就崔生与红绡女的姻缘,夜入一品官宅,击杀“其警如神,其猛如虎”的“曹州孟海之犬”。又背着崔生“逾十重垣”与红绡女相会,还“为姬负其囊囊妆奁,如此三复”。最后“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然而,“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及旦,一品家方觉。又见犬已毙。一品大骇曰:‘我家门垣,从来邃密,扃锁甚严。势似飞腾,寂无形迹,此必侠士而挈之。’”后来事发,一品官派卫士50人将崔生

\* 收稿日期:2008-07-19

作者简介:林宪亮(1980-),男,山东梁山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

宅包围，“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寥寥数笔就把磨勒的轻功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一品官对贸然抓捕磨勒颇为后悔，因为以磨勒的能力完全可以轻取他的性命，虽然磨勒并没有报复，却造成他长时间的恐慌，“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如此周岁方止”。

袁郊《甘泽谣·红线》中，红线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那里盗金盒示警，集中表现了她的轻功。她轻松进入戒备森严的“危邦”节度使卧室，如入无人之境。归来时，从房顶下来，又如“晓角吟风，一叶坠露”，可见其轻功的高不可测。皇甫氏《原化记·车中女子》中，一位神秘侠女能够领导一群颇有武功的男子，因为她有更为超群的武功。她神出鬼没地出入铜墙铁壁般的皇宫，不被发现，这与其说是对皇宫护卫的极大讽刺，不如说反映了她武功尤其是轻功的高超。她从七八丈高的屋顶上“如鸟飞下”，还能以绢系住一个秀才，然后“耸身腾上，飞出宫城，去门数十里，乃下”，对她的轻功，皇宫护卫只能是无可奈何了。康骞《剧谈录·冯将军》中也有一位轻功极好的侠女，她从慈恩寺塔下“疾若飞鸟”，瞬间便爬到塔的相轮上，并向塔下的人挥手示意。

段成式《酉阳杂俎·僧侠》中，原是盗贼的僧侠想改邪归正，请求韦生杀死自己的儿子飞飞以绝后患。僧侠把他们锁在一间屋内，“飞飞当堂执一短马鞭，韦引弹，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觉跳在梁上，循壁虚摄，捷若猿猴，弹丸尽，不复中。韦乃运剑逐之，飞飞倏忽逗闪，去韦身不尺，韦断其鞭数节，竟不能伤”。在狭小的空间里，飞飞躲闪的轻功极为敏捷，韦生用尽平生力气都不能伤其丝毫。

单纯的轻功并不能使侠客成为武林高手，所以他们除了会轻功之外，往往还掌握了其他功夫，磨勒、红线就是这种侠客的典型。

## （二）剑术

剑是中国古代最普遍的兵器，有“百刃之君”之称，它也是侠客最喜欢佩带的武器。唐代之前的侠客，佩剑非常普遍，然而却极少讲究剑术。《韩非子·五蠹》抨击“侠以武犯禁”，“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这里的“武”是暴力而非高强武功，“带剑者”固然把剑当成一种武器，但是他们并不具备高超的剑术。在《史记·刺客列传》里，荆轲刺杀秦王失败，鲁句践就感叹说：“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陶渊明《咏荆轲》也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唐代小说中的侠客不但把剑作为主要兵器，而

且已经非常讲究剑术。裴铏《传奇·聂隐娘传》中，聂隐娘开始学武时，师傅给她的是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的宝剑。在《传奇·韦自东》中，一位剑术高超且十分勇敢的侠客韦自东，得知山中寺庙被两只夜叉霸占，他毫不畏惧地“仗剑奋衣而往，势不可遏”，机智地杀死夜叉。后来他仗剑而立为道士护炉，对妖魔幻化的怪兽、美女都是用剑“击之”、“拂之”，韦自东用极简单的动作，便击退了妖魔，正体现了他极高的剑术。

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有3篇豪侠小说。在《兰陵老人》中，兰陵老人因在路上没有回避京兆尹黎干，被杖背二十。他为了震慑黎干，表演了神奇的剑术：“拥剑长短七口，舞于庭中”，舞起剑来，“或横若裂盘，旋若规尺。……食顷，掷剑植地，如北斗状”。他竟能轻松舞弄七把剑，并能随心所欲地使剑摆出七斗状，黎干被吓得“叩头股慄”，乞求道：“今日以后，性命丈人所赐，乞役左右。”黎干回家之后，“气色如病，临镜方觉鬓刺落寸余”，从中也可窥见兰陵老人剑术之高超。在《京西店老人》中，神秘的京西店老人教训了自负的韦行规之后，对他说“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并且“微露击剑事”。在这位武功高强的京西店老人看来，只有具备了剑术才算真正拥有了武功，而射箭只是一种不足恃的技能而已。在《僧侠》中，相对于韦生善于弹弓，僧侠则更重视对剑的使用，并与韦生讨论剑术，“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

## （三）法术

唐代小说中的许多侠客都有超人的本事，如神行术、变化术、飞行术等，这已经超出了武术的范畴，具有了神魔的本领，但是唐代还没有产生神魔小说，小说家在描写侠客时，也只是把神魔之术当成武功的一部分，毕竟这些超人之术的载体不是神魔，而是侠客。

神行术是一种能够短时间内行走长距离的武功，它实际上是古人对快行的一种向往。唐代豪侠小说中的许多侠客也具备了这种武功。在《剧谈录·田膨郎》中，王敬弘的一个仆人善于神行，“往复三十余里，入夜且无行伍，既而倏忽往来”，这令王敬弘“惊异如失”。这个仆人自己也承认“但能行耳”。在《虬髯客传》中，虬髯客“乘驴而去，其行若飞，回顾已失”。在《红线》中，红线能够四个小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聂隐娘传》中，空空儿更是神速，“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侠客神行术的速度确实令人叹息不已。《水浒传》中的神行太保戴宗，腿上拴两个甲马一日能行五百里，

拴四个甲马一日能行八百里,从戴宗身上可以看到唐代小说侠客神行术的影子,但戴宗的速度比这些侠客要慢了许多。

聂隐娘的武功比较全面,她集变化术、飞行术等于一身,是唐代豪侠小说中武功最突出者之一,她学武“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把藏匕首于脑后;用药水化尸体无痕;她还可以“化为螻蛄,潜入仆射肠中听伺”。甚至她将驴化为纸驴,藏入布袋中。妙手空空儿的本领令聂隐娘自己都感到恐惧,她说:“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能蹶其踪,能从空虚之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显然,聂隐娘与妙手空空儿的武功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侠客的武功范围,几乎与明清小说中的神魔鬼怪相高下了。

“武侠小说当然姓‘武’,如果武侠小说没有‘武’,也就名不副实。”<sup>[2]</sup>侠客拥有高强武功从唐代小说开始,这也是唐代小说中侠客的重要特征,并且对后世武侠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武侠变成了侠客的代名词,侠客只有具备了高强武功才能在行侠仗义时既能威慑对方,又能自保。从小说家创作角度讲,这也是唐代小说开始有意识进行虚构的表现,小说家渲染这种神乎其神的武功以及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是为了增加小说的吸引力和欣赏性。

## 二、武功描写的社会背景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唐代小说中出现了众多武功高强的侠客形象并非偶然,这固然是唐代小说家有意识虚构的结果,也与唐代社会背景有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 (一)唐诗

大唐盛世,不设夷夏之防,北方民族的重武风习因之得以浸入中原,使唐代社会充满了尚武风气。从皇室角度讲,李氏家族属于关陇军事集团,历来崇尚武功,并且原是胡人后裔,血液中流淌着胡人的彪悍,这种尚武的民族特性,融入到当时有些柔弱的中原文化之中,使之充满了蒸蒸日上、朝气蓬勃的阳刚之气,这对初盛唐有极大影响。陈鸿《东城老父传》曰:“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唐诗对这种现象也多有反映,据统计,《全唐诗》中咏侠诗达500多首<sup>[3]</sup>,如杜甫《遣怀》诗:“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李贺《剑客》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元稹《侠客行》:“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吕岩《绝句》:“背上匣中三尺剑,为天且示不平人。”当时以“侠客”命

题的诗歌也很多,如李白《侠客行》、元稹《侠客行》、贯休《侠客诗》、温庭筠《侠客行》等,这反映了“侠客”一词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习用。许多唐代诗人不但讴歌侠客,同时还在模仿侠客,如陈子昂、王之涣、王昌龄、王翰、祖咏、崔颢、李白、韦应物等,都是以任侠而著称的诗人。李白即是尚武任侠的典型,魏颢《李翰林集序》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新唐书·李白传》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而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则自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李白一生写了近30首咏侠诗,不但活脱脱写出了许多侠士剑客的英姿飒爽和侠义行为,而且还表现了作者自己对侠客的钦佩与向往。咏侠诗的兴盛与豪侠小说中大量侠客形象的出现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唐代社会尚武任侠风气的体现。

### (二)武术

武术在唐代的繁荣与唐代的军事体制和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密不可分。唐代初年,实行府兵制,农民平时种田,农闲时组织练兵,有战事时则应征出战,这种兵民合一的政策实际上将兵源、武器装备、习武活动合成一体。士兵的训练和考核制度,又必然加强整个社会对武术的提高及习武活动的重视。唐朝最高统治者极为重视军事训练,如唐太宗就非常重视武术训练,《旧唐书·太宗本纪》载,武德九年太宗登基时对将士们说:“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太宗自己也身体力行,“每日引数百人于殿前教射,帝亲自临试,射中者随赏弓刀、布帛”。武后长安二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武举”考试,以枪术、射术、力量为主,具体包括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翘关、负重、身材。武举的举行,不但提高了武术的地位,还给习武之人提供了一条进身之路。武则天设立武举的目的,是为国家发现更多的军事人才,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民间习武风气的盛行,甚至还出现了习武组织和比武活动。唐代已有气功、轻功、硬功的记载,兵器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唐代女子也保持着巾帼英雄的雄浑武风,“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三女平阳公主。她的经历十分具有传奇色彩,本身就是十分精彩的女侠传奇素材”<sup>[4]</sup>。至于杜甫笔下善于舞剑的公孙大娘,更是将武术与舞蹈艺术巧妙结合起来,因为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而大受欢迎。开元时著名书法家张旭曾说:“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sup>[5]</sup>在唐代,甚至宫女们也有不凡的身手,杜甫《哀江头》诗云:“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

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可见武术不只局限于男性，巾帼也不让须眉。统治阶级推广和提倡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军事目的，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武术在民间的活跃。虽然小说中侠客的武功并不等于现实中的武术，但它也为小说家提供了武功描写的素材。

### (三) 宗教

唐代小说中侠客的神奇武功，已经远远超出了武术的范畴，如飞行术、变化术、神行术等，往往打上宗教烙印，这些神奇的武功描写与唐朝宗教的发展不无关系。佛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发展，除玄奘创立的法相宗外，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都能结合中国特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派，在唐代广泛传播。道教在唐代也有很大的发展，道教倡导的长生之术深受统治阶级的尊崇。总体而言，唐代政府对宗教的政策是宽松的，外来宗教诸如祆教、摩尼教、景教也得到发展。唐代文人信奉宗教者比比皆是，其中亦不乏小说家。杜光庭曾入天台山为道士，裴铏喜记神仙鬼怪故事，段成式熟知佛书，袁郊也深受其父道教名士袁滋的影响。他们笔下的侠客因此往往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红线前生因“杀三人，阴司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虬髯客常与道士交往；聂隐娘师从尼姑学艺，并且还要“读经念咒”，服药之后，身轻如风；京兆尹黎干欲拜兰陵老人为师，兰陵老人以“君骨相无道气”而拒绝；京西店老人施展剑术时风雷电闪；聂隐娘和昆仑奴磨勒十几年之后，容颜不变。这些都与宗教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清人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五《成就剑法》指出：“唐小说记剑侠诸事，大抵在肃、代、德、宪之世。其时密宗方昌，颇疑是其支别。如此经剑法，及他诸神通，以摄彼小说奇迹，固无不尽也。”韩云波进一步指出：“佛教叙事与武侠小说的关系，则在于凭空出奇的‘武功’幻想”，“中国古代固有的神剑传说与道家法术一起，构成了中国武侠小说的剑仙传统，使武侠小说的

‘武功’变得诡异离奇，使人眼花缭乱。虽然剑仙的‘正宗’应该是道家，但是佛教文化无疑也起到了极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sup>[6]</sup>显然，宗教的教义及宗教故事的神奇法术为虚构侠客的高强武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

### 三、小 结

中国古代的侠客虽然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直到唐代小说中才实现了侠义与高强武功的结合，也就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先秦两汉时期文史作品侧重描写侠客的侠义道德与行为，而唐代小说家在此基础上，又非常注重对侠客武功的描写。随着时代的发展，唐代小说中的侠客已经与先秦两汉作品中的侠客产生了很大差异，他们不再是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说的“不爱其躯”，而是十分珍惜生命，而他们之所以能够珍惜生命是因为有了高强的武功为辅助。唐代小说出现众多的武侠形象，并非凭空出世，这与唐代社会尚武任侠的风气、武术及宗教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毋庸置疑，唐代小说中的武侠形象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特点在于这时期的侠客几乎都有了高强的武功，这也为后世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的塑造树立了典范。

#### 参考文献：

- [1] 韩云波.《汉书》与西汉后期游侠[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1): 4-8.
- [2] 张兵. 略论武侠小说的文化特征[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6): 35-39.
- [3] 钟元凯. 唐诗的任侠精神[J]. 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4(4): 56-66.
- [4] 杨萍. 从唐人女侠传奇到 21 世纪女性武侠[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4): 37-41.
- [5] 李肇. 唐国史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17.
- [6] 韩云波. 唐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兴起研究[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232-234.

责任编辑 韩云波

## The Argumentation on Swordsmen's Image in the Tang Dynasty

LIN Xian-l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swordsmen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are only Chivalrous, but are not good at Kung Fu. So to behave chivalrously is at the cost of losing life. While in the novels of the Tang Dynasty, swordsmen performs high Kung Fu, combining Chivalrous thoughts and great Kung Fu, by which they could behave flexibly. The reason for this character is the Tang Dynasty's social atmosphere which respects swordsmen and the spreading of Wushu, religion, as well as the novelists' conscience of fiction.

**Key words:** the novels of the Tang Dynasty; swordsmen; Kung Fu; social background